



華萊士與達爾文— 讀《馬來群島科學考察記》 與《香料群島之旅》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

張子文

喜歡地理學與生物學的人，都知道有一條「華萊士線」(Wallace's Line)，它北起菲律賓南部的西里伯斯海，向西南延伸，縱貫婆羅洲和蘇拉威西(Sulawesi，西方稱為西里伯斯Celebes)兩大島之間的望加錫海峽(Strait of Makasar)，再向南延伸到峇里島(Bali)和龍目島(Lombok)之間的海洋上。在此線兩旁的地質、地理景觀和動植物乃至人種，都有著明顯的差別，而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西邊的生物屬於亞洲型如胎盤動物(placental)，東邊的則是澳洲型如有袋動物(e. g. marsupials)，這也就是亞澳兩洲生物的分界。這是英國的博物學家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所作的區分，他稱之為「印度馬來與澳洲馬來的分界」(Indo-Malayan division, Austro-Malayan division)，依然不脫英殖民地者的口吻。

華萊士在1854~1862年間以一艘馬來人傳統的普拉胡帆船(prahu kalulis)，航行於南洋群島的東印尼海域，從婆羅洲、西里伯斯，到新幾內亞，尤其是西方人俗稱為香料群島的摩鹿加群島之各島嶼間，不斷來回穿梭，勘查熱帶雨林豐富多樣的自然生態，採集稀有的動植物種標本，記錄當地民族的風土人情，在他的科學調查名著《馬來群島：紅毛猩猩與天堂鳥的故鄉》(The Malay Archipelago: The Land of the Orang-Utan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一書中娓娓道來，引人入勝。

馬來群島即國人所稱的南洋，亦即馬來民族聚居的水域東南亞，大小小小共有兩萬多個島

嶼，南北最寬3520公里，東西最長約6000公里，包括大巽他、努沙登加拉(小巽他)、摩鹿加、呂宋、民答那峨，通常包括印尼屬的新幾內亞西部(即西伊里安)等島嶼，陸地面積約247.5萬平方公里，分屬印尼、馬來西亞、汶萊、菲律賓等國。其中赤道橫亘，炎熱溼潤，熱帶雨林，鬱鬱蒼蒼，一望無際；生產橡膠、椰子、油棕、胡椒、稻米、木材，以及石油、天然氣、銅、錫、鋁土等天然富源，潛力無窮。然而在數百年前，榛莽未闢，仍是個熱帶蠻荒，數百種形貌各異的民族和無數千奇百怪的動植物棲息其間，對歐西文明世界的冒險家和博物學家有著致命的吸引力。華萊士可說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馬來群島》的出版和最早的中譯本

《馬來群島》一書於1869年初由麥克米蘭書店出版，分裝上下兩卷，定價一鎊四先令，在當年算是相當貴的書，但初版一千五百冊，很快的銷售一空，又加印了七百五十冊，仍然供不應求。由於出版商加上聳動的副標題：「紅毛猩猩與天堂鳥的故鄉」，並附有許多精美插圖，使得該書特別吸引人，持續暢銷，每隔三四年就會換個新包裝重新上市，成為研究東印度群島的權威著作。但它並不是一部關於自然天擇或動物分布的論文集，而是「八年來，我在世上最廣大和最鬱鬱茂密的島嶼群流浪的記遊」，他描述印尼的自然景觀，動植物和民族的多樣和迷人豐采。它不是簡單的記遊之作，而是蘊含著人文精神的科學考察記。出版至今



一百多年，並未隨風而逝，仍具有不少參考價值。而據報載，此書「已有國人著手翻譯，讀者可以拭目以待」（見金恆鏞「重新發現華萊士」，88.8.16.聯合報「讀書人」版），唯至今尚未見出版。由於此書卷帙浩繁，要全文翻譯並不容易；而出版如此大部頭且今已不時尚的譯作，雖是名著翻譯，也屬冒險的投資。

在期待新譯本問世之前，我們且回顧一下抗戰前呂金錄先生據1890年第十版翻譯的譯本。他將作者華萊士譯作「窩雷斯」，書名稱爲《馬來群島科學考察記》，全書六冊，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並收入「萬有文庫」第二集的叢書中。唯此書的譯名又稱爲《馬來群島遊記》，據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編《館藏南洋研究中文資料目錄》所載，該館藏有1939（民國28年）長沙商務印書館第二版的印本（唯僅藏有二、四兩冊）；另有1959年香港南華出版社的印本，則改訂爲上下兩冊。此兩種印本書名均作《馬來群島遊記》。而1980北京商務所編《商務印書館1897~1949總目錄》，所登錄此書之名字亦仍稱作「遊記」而不作「科學考察記」。但民國55年（1966）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漢譯世界名著甲編六百種」，亦將此書收入，計平裝六冊，精裝合訂一冊，書名卻又改稱爲《馬來群島科學考察記》，則似是據萬有文庫二集本景印者。此外民國66年該館另有袖珍版的「人人文庫」本，編爲特532至534號三冊，可以零售。商務何以一書兩名？今不得而詳。

此譯本正文凡785頁，卷首有節錄自大英百科全書之「窩雷斯傳略」，卷末則附錄兩種馬來群島言語發音表26頁，全書逾四十萬字。據開卷「譯者例言」所稱：「此書依照原文，逐句逐譯」，則當係全譯本。全書共七編，除第一編概述馬來群島的地文地理和第七編的群島人種，是概論的性質不分章節外，而華萊士將整個馬來群島分成五組：1. 印度馬來群島（包括新加坡、馬來亞、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2. 的摩爾群島（即帝汶），3. 西里伯，4. 摩鹿加群島，5. 巴布亞群島。每組各一編，分佔二至六編；編下分章，五組共三十八章。這

些分組，是按各島上的動物和居民的特點而劃分的，兼用地理學、動物學兼人種學之排列法，由一島敘述至他島，大致按其考察行程分島敘述，條理甚是清楚。其譯筆亦甚流暢，雖然是六、七十多年前白話譯文，現在看起來也並不吃力。據書前「譯者例言」所稱：「此書依照原文逐句逐譯，祇求信達，不尚雅飾。」頗爲自謙。書中動植物名稱均根據商務出版動植物大辭典，並參照《百科名彙》或自行創製，其餘則逕列原文。可見其態度甚爲謹慎，許多動植物的專有名詞，皆參考辭書，有所根據。不過此譯本有一大缺點，今日看來是十分嚴重的。即地名的翻譯，不僅與今日我們所習見的中文譯名不同，也與古人不同。更何況東南亞棲息著數以千萬計的華僑和華裔，絕大多數的地方，原有一定的中文名稱，實應多方查考，不宜隨意音譯。例如：書中所稱的「薩拉瓦克」（Sarawak），今爲馬來西亞的一個大州，當地華人皆自譯爲砂撈越，偶亦有作砂羅越或砂撈越者，而爲便於與另一大州沙巴（Sabah）相區隔，砂撈越的「砂」字皆從「石」旁而不寫作「水」旁的「沙」，看馬來西亞的中文書報，沙砂兩州是分得很清楚的。又108頁：「婆羅洲西北部的啓尼巴洛（Kini-balou）山」，即今沙巴的神山，或稱爲「中國寡婦山」，其英譯今作Mt. Kinabalu，也與書中所附百餘年前英文地名有別。雖有不同，幸好附有原文，我們才知所謂「啓尼巴洛」究竟何指。書中另有一例，如第十一頁：「由此稍東，在的摩爾老特（Timorlaut）同克厄群島…」，的摩爾老特是在什麼地方呢？亦幸好附有原文，Timor即今之帝汶，而laut乃是馬來語，即海洋的意思，Timorlaut者即帝汶海也，今在地圖上仍有此名稱。譯者或不諳馬來語，照音直譯，致令讀者莫名其妙。至如菲律賓作斐律賓，新幾內亞作新基尼，安汶港譯作安波衣拿，讀來很不習慣，感覺怪怪的。此外問題尚多，不再一一列舉。若此一名著能有新譯本，實是讀者熱切的盼望。

華萊士的漫遊與對物種的探索



華萊士漫遊馬來群島長達八年，他一共航行六、七十次，行程逾兩萬兩千餘公里，總共採集博物學標本多達125,660件。重要的是，他不僅僅是一位博物採集家，而除了發現馬來群島分為東西兩部的「華萊士線」以外，同時創設出「天擇」的學說。他於1855年在婆羅洲砂勝越時，撰成一篇論文，題為〈新種發生的定律〉(On the Law which has regulate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Species)，推論出「每一物種的出現，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和預先存在的一種密切相關的物種相一致」。這篇論文發表在《自然史雜誌和年鑑》的期刊中，曾引起達爾文的注意。此後三年，物種變化的問題，時刻縈繞在其腦海中。至1858年2月，他在摩鹿加群島的特爾那特(Ternate)小島上，因患間歇瘧疾而蒙被高臥時，突然靈光乍閃，想起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而「最適者生存的觀念忽然活現於腦際」，於是反覆思考，抱病起身，窮三日夜之力，寫成〈物種由簡變繁的傾向〉(On the Tendency of Varieties to Depart Indefinitely from the Original Type)一篇論文，把「生存競爭」的各方面問題一一明白揭出，認為「惟用最健全的才能延長牠的生存，…最孱弱的必歸滅亡」。他把這篇論文，先郵寄給達爾文。而達爾文在乘「小獵犬號」(The Beagle)航行之後，研究物種起源的問題已經二十餘年，聲名籍甚，已是當時英倫的學術重鎮。其時他正著手撰寫一部暫名為「自然天擇」(Natural Selection)的學術著作，而由於資料龐雜，他反覆添加改寫，進展極為緩慢。更重要的是，他的寫作是在極度保密下進行，從未對外公開或講述其理論大綱。據說，達爾文在接到華萊士這篇薄薄數頁用外國紙寫成的文章，居然僅以寥寥四千餘字，即清楚明白闡釋出他辛勞數十年希望能琢磨出的整個演理理論，真是驚愕莫名而「近乎癱瘓」！他驚訝的寫道：「怎麼會如此巧合呢！如果華萊士在1842年替我寫論文大綱的話，大概就是這篇文章，甚至連他用的字眼都能成為我章節的標題。」

達爾文知道無法再忽視這位比他年輕十餘

歲、身分卑微、未受過高等教育的標本採集者。其人雖處身在熱帶蠻荒中，憑著實地考察和幾十本參考書，竟然對物種問題提出如此精闢的見解，真是不可小覷。他擔心一生的成就即將被人所取代，使數十年來的努力化為烏有。情急之下，透過他兩位在當時英國學界有強大影響力的朋友：地質學家萊伊爾爵士(Sir Charles Lyell, 1797-1875)和植物學家虎克博士(Dr. Joseph Hooker, 1817-1911)的巧妙安排，在林奈學會(Linnean Society)舉辦同時朗讀達爾文早期關於演化學說的信函和華萊士這篇論文。這使達爾文搶得了先機，而他發現華萊士對論文的發表一事竟毫無所知，學會其他人士也沒有任何異議。他迅即展開行動，火速在十七個月內完成其著作。全書的規模比他預先的構想縮小許多，書名叫作《生存掙扎中經過自然天擇或保存受天眷愛的種族手法而成的物種起源論》(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早年馬君武先生譯為《物種原始》(民國八年中華書局版)；近年北京三聯和商務有周建人等的新譯本，書名改題為《物種起源》，附有很好的校注。此書是在他收到從香料群島寄來的信件後的第二年出版，立刻引起極大的轟動，十二年間再版六次，成為「撼動全世界的書」，一時名利雙收，被人們尊為進化論的學術宗師。達爾文開始還不忘在書中感謝華萊士的先驅著作，隨著時日推移，他逐漸不提這位共同發現者名字。加上科學家赫胥黎(Thomas H. Huxley, 1825-1895)和哲學家史賓塞(Hebert Spencer, 1820-1903)的揄揚，確定了達爾文在進化論的始祖地位。他因而被稱為19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三大思想家之一，與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相提並論。

達爾文是否偷了華萊士的觀念而創立進化論？還是兩人殊途同歸？這是學術界一件大公案，各種說法都有，替華萊士大抱不平者頗有人在。但華萊士卻不作如此想，他大方的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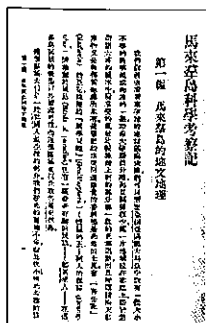
此事並沒有什麼不公允之處。他說，若沒有達爾文崇高的大名相護，他的理論毫無出版的機會，而如果掛著他這位微不足道的科學家的名字，也是沒有人會注意到他的。他寫信給達爾文說：「我將永遠堅持進化論是你個人的成就。」並將隨後結集出版他的演化理論專書，稱之為《達爾文主義》(Darwinism)。甚至敘述他在東南亞冒險故事的《馬來群島》一書，唯恐受人誤解有與達爾文一較長短之嫌，而將此精彩絕倫的著作獻給達爾文。他謙遜的、小心翼翼的隱藏在達爾文鉅大的陰影之下。

追尋巨人的足跡

對於這件學術公案，現在大致已可明白，達爾文雖不至偷或抄襲，但他受了華萊士很大的刺激和影響則是可以肯定的。提姆·謝韋倫的《香料群島之旅：尋找「天擇論」幕後英雄華萊士》(The Spice Islands Voyage: In Search of Wallace)一書中，對此事的來龍去脈，有極精湛的描寫。提姆·謝韋倫(Tim Severin)是愛爾蘭人，生於1940年，出身牛津大學，是一位多產的旅遊作家。他曾為了追尋聖布倫頓(St. Brendan)的足跡，以皮革船航越大西洋；駕著一艘阿拉伯帆船，從阿曼首都馬斯開特抵達中國；操作一艘仿青銅器時代的古希臘戰艦，尋訪荷馬史詩中希臘英雄傑森(Jason)和尤里西斯(Ulysses)的登陸點；走過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路線；踏著馬可波羅的足跡，騎馬跟著蒙古民族探尋成吉思汗的歷史遺跡。此外，他還嘗試划著竹筏橫渡太平洋，藉以測試古代中國水手遠航美洲的可能性。而這本《香料群島之旅》則是他以《馬來

群島》為藍本，乘著一艘普拉胡帆船追蹤華萊士的足跡，於1996年複製了一趟摩鹿加香料群島行記，設法澄清最先提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演化論者是達爾文還是華萊士？他此行不是為採集標本，而是沿著華萊士航行的路線，親臨其落腳的村落，觀察這一帶地方的自然和人文景觀，經過這一百五十年來，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當年華萊士所見的動植物是否至今仍延綿生長？他將沿途的所見所聞，透過衛星通訊和網路，隨時傳送給在愛爾蘭和美國的學童，讓他們了解不同地區、與他們生活不同的奇妙世界，以促進學童的生態保育觀念。這與當年與世隔絕的華萊士，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此書是廖素珊小姐所譯，其譯筆亦極流暢，地名的翻譯多為今人所習見，較少扞格，她能譯出峇里島而不作巴里島，似乎曾受過高人指點。但仍將砂勝越譯作沙勞越，似乎是隨從國人不求甚解的習慣，而「拉甲」一辭也是頗可商榷的。唯是書印刷甚是精美，書中有許多插圖，並有16頁彩圖，雖仍有一兩處手民之誤(如P.319華萊士與安妮結婚，兩人年齡相差應是24歲而不是14歲)外，大抵瑕不掩瑜，極有可讀性。

尼采說，有些人看得遠，因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說這是牛頓的名言。)華萊士和達爾文都是時代的巨人。我們站在他們的肩膀上，使我們對進化論有相當的了解，乃至成為國中生的普通常識，而他們探險求索的過程，也增加了我們許多知識的趣味。提姆·謝韋倫的《香料群島之旅》是為追尋華萊士的足跡而作，若能與華萊士的《馬來群島科學考察記》合讀，則相得益彰，更有左右逢源之樂。 ㄟ



馬來群島科學考察記(內頁)
窩雷斯著；呂金錄譯
台灣商務印書館/5501



香料群島之旅—追尋「天擇論」幕後英雄華萊士
提姆著；廖素珊譯
馬可李羅/8807